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。下午還有兩個小時的時間，咱們繼續答問。因為這兩個佛友可能下午有事比較急，我就先回答這兩個佛友的問題。

問：第一個是說我有一親屬，生一個女兒，今年十四歲，一直不能生活自理，別人說話聽不懂，四肢不好用，吃飯、大小便都要媽媽帶她，很痛苦。他們夫妻兩個都很善良，敬請劉老師開示。

答：咱們學佛的都懂得因果，現在有這個果，肯定前面種了一個因，在緣成熟的時候這個果就現前了。現在看這兩夫妻都很善良，但是在多生多劫，每個眾生都造過業，有惡業、有善業，只不過是這一生咱們轉生成人，把過去所有的都忘了。這是過去世的業，這個每個人都是存在的，這夫妻兩個多生多劫肯定也造過各種各樣的業，這個要懺悔。再一個就現在來說，這一生夫妻兩個好好反省一下，是不是在哪一方面還是存在一定問題的。對照《弟子規》在孝字的問題上，很多人都做得不是那麼到位。我上午說，問題、現象反應在孩子身上，實際的根是在父母的身上，我們父母在某些事情的處理、認識，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。尤其是對老人，如果對老人我們惡言惡語，曾經不能善待雙方的父母，或者長輩，非常有可能，在你的兒女身上就有所反應。比如說如果你往生往世，或者今生今世，你有老人，他是有這種情況，生活不能自理等等，你對他什麼態度？你是善待他，還是討厭他，不願意侍候他？如果你善待他，對老人侍候得非常周到，你是積福、積德，是會有好報的；如果這方面你要做得不好，很可能問題一是反應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人不是說嗎？一輩留一輩，前一句話說「老貓房上睡，一輩留一輩

」。你孝敬你的雙親，你的兒女也會孝敬你；你的老人身體不好，你盡心盡力去照顧他，你的兒女也會盡心盡力的照顧你。現在有些時候覺得有點本末倒置，比如說老人有病，很多兒女不願意去看望，不願意去侍候，而他們自己的兒女有病，非常盡心。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？所以說在這個問題上，還得需要自己好好反思，存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？多方面查找原因，你把原因找到了你再去懺悔，這樣這個問題會有所好轉的。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問：第二個問題，說有一佛友老公在外邊搞邪淫，家裡有一小孫女兩歲，他也動手動腳不起好意，不知是什麼原因，該怎麼辦？敬請老師開示，謝謝。

答：大家聽了以後心情沉不沉重？在外面搞邪淫，家裡的小孫女兩歲也不懷好意，你說他將來上什麼地方去？這樣的人我估計，你勸他可能都勸不了。一般人不是有那句話嗎？說「勸賭不勸嫖，勸嫖兩無交」。他對兩歲的小孫女都不肯放過，可見他已經邪淫到什麼程度。這種人如果身邊有佛友，大家可以勸導他、開導他，告訴他這樣做的後果。如果他聽了、改了給一條出路，如果他不聽、不改，自作自受。對於小孫女怎麼辦？家裡人一定要保護好，她畢竟是個孩子，如果兩歲就慘遭毒手太可憐了。實在不行分開，分居，不和這老淫棍住在一起。

問：這個佛友是咱們這的一名義工，她說她這一段時間心情不好很鬱悶，為什麼？就是心量小，怨恨父母、公婆、弟妹、丈夫、兒子和同事，看別人看不過，所以心裡在折磨自己，埋怨別人，疑心重，有兩個兒子，剛才是大兒子，她是怨恨他們，對小兒子是擔心小兒子學壞。說我一生殺生無數，墮胎三次，瞋恚心為什麼這麼重？殺盜淫十惡常犯，特別容易把別人的過（丈夫、兒子、父母、同事的過），說出來造口業。我很想改，轉念頭，可只能轉一天、

兩天又犯了，心真的不想再怨恨所有人，為什麼遇事又犯？一件事過去，過一陣子腦海裡又冒出人是我非來折磨我，我求老師教我放下四相。這一、二年特別差，不想念佛，聽經昏沉很厲害，貪吃，不想起床，全身腫痛，胃、肝、膽都是病，氣色很差，黑眼圈，遇到境界總生氣動火，死忍著憋氣。我很想改改不過來，所以我很痛苦，心情很，差常哭，求菩薩慈悲，救拔我脫離苦海，一心能成就。

答：妳把這些心裡話都說出來，說明妳真是想改，真是想今生得到成就，這是一個好事情。妳這麼多現象現在都出現了，是一種業障現前的表現，業障現前怎麼辦？一是破罐破摔，這麼多事現在都擺在自己面前，可能妳的信念、信心就不堅定，退縮了，道業退轉；另一方面正視這些問題，坦然面對。妳這個瞋恨心為什麼重？心量為什麼小？總的原因和妳殺業重有關係，和妳墮胎有關係。為什麼我說和這個有關係？因為墮胎這個事情，昨天還是前天我講了這個問題，這個問題就當前來說，在殺生裡這個事是最難辦、最難辦的事。因為我去長春般若寺，我說過有一個老師父，他告訴我們，現在就這個問題太嚴重了、太難解決了。這個老師父已經是七十多歲，快八十歲了吧，他原來是沒有出家的，他出家年頭不太多。他原來沒出家以前，很長時間也是在寺院裡，後來他出家了，是去年他去受了大戒。這個老人家他可能有通，他告訴我們，因為他是幹什麼的？這個師父主要就是給這些亡靈立牌位的，老師父是負責這項工作的。我們去的時候給親友亡、靈立牌位，就是這個老師父給寫牌位的，特別慈悲，什麼事都告訴你仔仔細細。

然後那次可能就有這麼個因緣，我們去的日子不對，般若寺是星期一休息，不開門。那個寺院不是像旅遊點似的，熱熱鬧鬧，他就是修行。我聽說從師父到下面的出家人，不允許用手機，每天就

是修行，他那是修禪宗的。老師父說，每到晚上，就很多被墮胎的這些嬰靈的靈魂來找老師父，讓老師父救他們。所以老師父告訴我們，他說他每天白天把大家的事情辦完以後，他夜晚基本都是為這些被墮胎的嬰靈在做超拔，在辦事。他能看到，他說太苦了，不怨他們來找你算帳，來找你報仇，做父母的太殘忍了。我們在座的可能有做過墮胎的，因為我從來沒做過，我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。但是有一次我看一個光碟，就講這墮胎怎麼個做法，把整個程序演出來了。是不是用一種就像絞刀一樣的東西，完了就把整個嬰兒都絞碎了，然後才能流出來？是不是這個經過？你們想想多麼殘忍，他是一個生命，我們做父母不負責任，為了自己一時一刻所謂的快樂，造了這麼大的業，你說能不來找妳嗎？

怎麼辦？專門在做佛事的時候，我都專門給這些被墮胎的嬰靈寫一個牌位，我都單做。我就想這些個被墮胎的嬰靈，太可憐了，如果他們和我有緣，我一定要超拔他們，不能讓他們這麼受苦、受罪。也勸導他們不要記恨父母，「他們現在已經開始覺醒，已經認識到自己錯了，但是問題已經發生了，現在你們的出路，就是父母如果已經學佛，你和父母一起學佛念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樣才能得到最究竟、最圓滿、最徹底的解脫。」妳和他溝通，求得他的諒解，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。妳看別人都不順眼，瞋恨心特別強，這主要還要妳自己來解決問題。就是妳想別人眾生都是佛、都是菩薩，唯有妳自己是凡夫，這樣妳想妳能上西方極樂世界嗎？瞋恨心，妳到哪去說得明明白白，妳知道這個惡果，所以妳就一定能夠改過來。妳不要原諒自己，不要說我想改，我怎麼就改不過來？反過來就是說還是妳不想改，妳要想改，沒有改不了的錯。妳看別人錯怎麼看得那麼真實？為什麼看所謂的說妳看到自己錯，妳還是沒有認為自己錯，還是認為別人錯？所以咱們看問題，要想消業，

妳一定要看自己的過，看自己的錯，改自己的錯，不能去看別人的錯。

妳就那樣想，妳的父母、公婆，咱們就先說四位老人吧，父母給了妳生命妳怎麼能怨恨他？妳這不是大不孝嗎？公婆給了妳丈夫，他也是老人，我們用老百姓的話說，父母、公婆他們還有多長的生命時間，還能活多少年？在這有限的時間裡，妳不去孝順父母，不去孝敬公婆，將來等他們走了，離開人世，妳會留下很多遺憾。到那個時候妳沒法補救，妳就會非常後悔。像我已經經歷了，我實事求是的說，我對父母、公婆都比較好，但是現在學佛以後對照《弟子規》，我覺得有很多地方我做得不到位。我就那樣想如果現在時間能夠倒轉，我能夠重新做父母的女兒，重新做公婆的兒媳婦，我一定會做得很好，我不會留下什麼遺憾的。儘管我對四位老人也盡了孝道，但是盡得不夠，現在唯一補救的方式方法，就是我今生成就，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我知道我的父母公婆，生生世世的父母公婆，他們都在哪一道，如果他們沒有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我要度他們成佛，救他們到西方極樂世界。這就是我原來沒有盡到孝道，我補救的唯一辦法。妳現在如果父母、公婆還都在世，妳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會，一定要在他們生前好好盡孝。這找佛，那找佛，家裡這四尊活佛，妳不孝、妳不敬，妳到哪裡去找佛？先從父母公婆這做起，他們就是妳身邊的活佛。

對於弟弟、妹妹、丈夫、兒子，妳說妳這是一種什麼境界？從老到小妳都怨恨，都看不上，妳說妳自己是不是在苦海的深淵裡？妳自己多痛苦。我也看出來妳這個寫的，我也體會到妳自己心裡的苦，妳不可能不苦。妳看不上一個人妳就一分苦，看不上兩個人就兩分苦，看不上十個人妳就十分苦。你說妳每天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淵當中，趕快拔出來，學佛人，齊老菩薩不是教咱們嗎？要笑，妳

這樣整天愁眉苦臉的。黑眼圈，我不知道黑眼圈是屬於漂亮，還是不屬於漂亮，反正我看有些女孩子，願意把眼圈描黑了，那妳可能還省事不用化妝。但是咱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，這是開玩笑的話，但是妳想一個學佛的人，一天眉頭緊鎖，愁眉苦臉，我們東北老太太們有一句話，你看她哭喪臉寡婦相，我們東北人是這樣說，咱們南方可能不是這樣的語言。

那時候我記著我婆婆在世的時候，還說誰誰誰怎麼怎麼的，我說什麼妳這，她說妳看誰家媳婦，妳看看她是不是像我說這樣？我真是仔細觀察。後來可能我婆婆說話比較尖刻說人家，大概叫人家知道了，人家就跟我說，妳婆婆如何如何。我說我婆婆怎麼的？妳婆婆是滿臉橫肉的臉。我就回家去問我婆婆，我說老太太，人家說妳是滿臉橫肉的臉，我仔細看看，我看這肉是橫著長、豎著長？就是這樣的。實際這是開玩笑，也不是開玩笑，就是我婆婆那臉我仔細觀察，後來我說老太太，真不怨別人家說。因為她的鄰居都跟我說，妳家老太太就對妳好，妳對她好，妳看她也好，她看妳也好。所以妳家老太太對左鄰右舍、對親朋好友，對誰都不好，就是這樣的。因為她那面相，你一接觸她就覺得她不可親，你就想遠離她。再加上我婆婆她年齡大，舊社會過來的，她比較拔尖，就啥事對我說了算。他們都說除了對我好以外，對任何人都不好，誰要說那話不順她心，她舉那麼大長煙袋，帶那個銅煙袋鍋，拿煙袋鍋就刨妳，就能這樣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老爺子單位的一個領導，和我老爺子鬧點矛盾，那個領導後來人家真是境界挺高，人家想自己不對，上我家去賠禮道歉去了，我老太太差點兒沒拿煙袋給人刨上，叫我一下子給攔住，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說人的面相，它反應一個人的內在，是不是這樣？妳要是心裡很亮堂、很敞亮、很快樂，妳這面部那個笑不是裝來的，是那

種自然的微笑。我昨天說了你們看鍾博士，他臉上帶那笑非常自在、非常自然，妳看到人家這個臉，妳一定心裡舒暢。妳看一個人擺個臭臉，我有一次說誰來的？我說話也夠嘴黑的了，我說妳別一天那個豬肚子臉老那麼拉搭著，誰願意看那臉？什麼樣叫豬肚子臉拉搭著？就是一生氣，腮幫這兩塊肉它就搭了下來，我就說那是豬肚子臉拉搭著。妳看咱們笑的時候，嘴角肯定是向上的；要一生氣（嘴角向下），我都能給你們表演出來。妳看到我，妳就想到妳，妳對別人的面部表情什麼樣？人家那心情，是隨著妳的面部表情在變化、在改變的，為什麼我們不給人家帶來快樂？就咱們這個同修，妳說妳一回家，我都能想像出來，父母、公婆要是見著妳，肯定思想開始緊張是不是？不知道怎麼樣做才能博得妳的一笑，哪怕妳露出一點微笑，父母和公婆都感到非常高興，可看到妳笑容了。妳說弟弟、妹妹，包括丈夫、兒子，人家見著妳都離妳遠遠的，妳不是獨立大隊大隊長了嗎？家庭和諧和妳有直接關係，妳說妳家庭主婦，妳這樣妳整個家會不和諧的，妳的影響面有多大，所以一定要改變自己。妳現在能夠在師父身邊，經常聽師父講法，妳真是很幸運的。那天就咱們這個同修，在走廊跟我想說說這個事，我也知道她心裡很痛苦，她因為沒有時間，她說了幾句眼淚都要下來了。我一看她這樣，我真是心裡很疼很疼，所以就在走廊的樓梯邊，我說「孩子，別哭、別哭，一切都會過去的。」我抱著她，拍拍她的後背，我說一切都會過去，都會好的。我就想我做不了多少工作，我又不總在妳的身邊，我祝福妳，孩子，趕快改變自己的心態，做一個快樂的主婦，給家庭和諧帶來溫暖，帶來快樂。

問：給往生者助念，蓋陀羅尼被能不能一起火化？

答：對這個問題意見不一樣，有的說可以火化，有的說不能火化。就是請那個陀羅尼被裡面有一張紙有個說明，有的說可以和逝

者一起火化。後來又看了一些資料，我個人的意見供大家參考，我覺得最好還是不火化。往生者你先給他蓋，我們北方是蓋一個黃色的布，還有的蓋荷花那樣的也可以，然後在上面你給他蓋陀羅尼被。等到火化之前，你把陀羅尼被撤下來，他身上不是還蓋著那黃單嗎？然後去火化。火化完了以後，裝在骨灰盒裡，把陀羅尼被給它摺起來，疊起來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那幾個字在最上，然後給它這麼蓋到骨灰盒上寄存起來。我們北方大部分是這樣做的，就是南無阿彌陀佛，這是骨灰盒，你這麼蓋上，字衝著外面，這樣比較好。因為陀羅尼被上有經、有咒，咱們出於恭敬心還是不火化。

問：末學公司養了兩條大魚，天天要給小蟲，給小蟲就是拿小蟲餵牠們，這算不算殺生？應該如何做才如法？請劉老師開示。

答：你說算不算殺生？兩條大魚是生命，小蟲就不是生命了嗎？你不還是一種分別心嗎？所有的生命你殺牠都是殺生。那你就是看重的你這兩條大魚，我估計這兩條大魚一定是很漂亮，這個小蟲長得很小、很醜陋，牠不會讓你那麼欣賞，所以你就把小蟲餵大魚吃。你還做得不錯，我不知道你這小蟲是指什麼？我老伴養了一條魚，一條那麼長，我不知道那叫什麼魚，白魚，他非常喜歡，他就買線蛇餵這條魚。我一開始我沒發現，後來我發現了以後，我說老伴，你說這條大魚吃這些。我們有叫小長蟲，有叫小蚯蚓，就叫這個。我說你看牠大嘴一吞，噗通就把這小的吞進去，殘不殘忍？假如一隻老虎，牠一下子就把你吞進去。或者一條大蛇張開血盆大口把你吞進去，你到那蛇的肚子裡是一種什麼感受？沒有陽光，沒有亮，黑漆漆的你害不害怕？

我說這個小蚯蚓同樣牠被吞掉以後，可能不是一下子就死掉，牠多麼恐怖。我老伴聽勸，問我「那妳說怎麼辦？」我說「你實在要喜歡這條魚，你有沒有賣魚食的？你這樣餵牠就可以了。」他說



「那個魚，好像牠不吃死魚食，牠專門吃活的。」我說「我給牠上上課好不好？」善巧方便！我就這在那個魚面前，我就這樣說「魚菩薩，魚菩薩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，咱們好好商量商量好不好？你也是生命，我也是生命，牠也是生命，咱們都好好念佛上西方極樂世界。你要天天吃這個生命的話，你就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，你這個魚身就脫不掉了，那要在六道輪迴到什麼時候？你要聽明白我的話，我給你三畝，然後咱們從明天開始，吃乾魚食好不好？」我老伴問我，「牠聽沒聽懂？」我說「牠聽懂了，你去買去吧！」他就買了一瓶乾魚食拿回來，真是挺為我長臉爭氣，拿那個乾魚食，我說「你先少給一點試試。」他就捏一點在裡面，那魚一下子就把乾魚食吞了，我老伴說「真靈。」從那以後我們這條魚就不再吃活魚食，一直到現在是吃的乾魚食。你可以解決，就是咱學佛人得長智慧，善巧方便。

因為過去我說過我家兩隻貓，從出生一直到我家去，因為牠原來在我姑娘店裡，是店裡生的，一直在那養著，後來回到我家的。就在那之前一直吃什麼？雞肝，全是吃雞肝，連魚都不吃，就那兩貓。雞肝你得給牠做好了，攪上各種佐料，香噴噴的這樣牠們倆才吃。還不能拌飯，拌飯牠把飯都給你挑在一邊，把肝吃掉，所以後來就純粹吃肝，一直吃了五年。吃了五年以後回到我家裡，我剛開始沒注意這個事情，後來有佛友上我家，「劉大姊，你這麼慈悲，你們都吃素，你怎麼這兩隻貓吃葷吃雞肝？」我說「謝謝你提醒。」我怎麼學會給魚上課？因為我給貓上過課，上課見效了。那天是七月最後的一天，第二天是八一，一個叫黑黑，一個叫虎虎，我說「黑黑、虎虎，咱們先開個會，商量商量能不能吃素食，先吃貓糧，咱不吃這雞肝。一個雞肝一隻雞，你們吃了五年了，吃了多少隻雞？這些雞都是生命，都是你們的朋友，你把你的好朋友都吃掉了

。明天咱開始吃貓糧好不好？」反正牠倆坐哪兒臉圓圓瞪眼瞅著我，我也不知道聽懂沒聽懂。

然後我就買了一小罐貓糧，我說明天是八一，咱們算個紀念日，從明天開始。第二天我就給牠小碟裡放的貓糧，黑黑去看看聞聞就走了，沒吃；虎虎去看看聞聞就走了，沒吃。我心裡想這個會沒開好，沒說明白，還得接著開，然後我又給牠倆開會，這回開完了，我說「你倆誰先去吃，誰表現好，我表揚你。」完了黑黑人家就去了，又轉圈聞，聞聞以後就吃了，吃得不多，因為貓糧是一個粒、一個粒的，嘎巴嘎巴的，吃了。吃完了以後，黑黑走了，虎虎又去聞，聞聞牠也吃了。從八月一號開始，黑黑、虎虎就改吃貓糧，不再吃雞肝了。所以我就從那學會了，給牠們開會、動員，商討會、動員會，這個會開不成下一回接著開，啥時候開成啥時候為止。但是很快，你看一次、兩次就說成了，就改過來了。所以你這個肯定是殺生，你是不是給你的大魚也可以餵乾魚食？一開始可能牠不願意吃，吃的量比較少，但是習慣了以後，牠就正常了。因為我家的大魚就吃這乾魚食已經快兩年了，到現在為止不再給牠餵那個了，這個問題可以解決。

問：經上說「佛不度無緣之人」，但諺語又說「至誠感通」，那麼佛菩薩可否以至誠感通無緣之人？感恩慈悲開示。

答：每個人各有因緣，佛菩薩慈不慈悲？大家都知道佛菩薩慈悲，那就為什麼說佛不度無緣之人？比如說現在苦難多多，災難重重，這已經在眼前了，如果說佛菩薩慈悲，一句話，一揮手，大家都得度了，是這樣嗎？不是這樣。你真是還得自己有這個根機、有這個緣分，你願意學佛，佛才能度你。為什麼有人說現在佛菩薩，每天看著我們這些苦難中的眾生，都在流淚？而且那個淚都是血水。你說如果佛菩薩一揮手、一句話，就可以解決問題，那不就都解

決了嗎？所以有人說是不是佛菩薩不慈悲，看見我這麼苦、這麼難，你怎麼不救我？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，當我最痛苦的時候，我就想佛菩薩、佛菩薩，你看我多苦，你能不能趕快的把我接走，我要離開這個人世間。那個時候真是一種逃脫的想法，後來我聽經聽明白了，還得你內因起作用。

至誠感通，我們這位佛友可能理解得不是那麼透徹，是你真誠心念佛，你一心求生淨土，你和佛菩薩就能夠感通，是你的誠，達到一定的極限，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你和佛菩薩就通了，至誠感通。不是佛菩薩和你感通對不對？你這面像個石頭塊，木頭在這似的，那佛菩薩想感通你也感通不了。就像電閘似的，你電閘老關著，你不拉開電閘，燈能亮嗎？你看電視看台，比如就我們哈爾濱來說，哈爾濱台一台是播佛菩薩的教誨，二台就播送歌舞昇平那些音樂，你看二台你想和佛菩薩感通，能感通得了嗎？因為你台撥錯了。你現在要每天像老法師說的，我不看電視，我不讀報紙，不看雜誌，不聽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，不上什麼歌舞屋等等的，你心就清淨。因為我這些年我基本上不上飯店，我上飯店，好像我都不知道，我到現在也不會點菜，如果偶爾的跟他們上一趟飯店，你們點啥我吃啥，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這個問題在於自己，不在於佛菩薩，佛光普照，對眾生他是普度的，沒偏沒向。那天我記得我上課的時候，我說了一句，有的人說「劉大姊，佛菩薩對你特別垂愛，天天都照你。」我說「那沒照你？」他說「我沒感覺到。」我說「因為你心不清淨，你感覺不到佛光在照你；心清淨了，你就感受到了。」你要自己起心動念，比如那天我說了，我說晚上躺在床上，你就想佛菩薩放白毫光，整個把你照在那光的下面，你在這個佛光的照耀下，你安安穩穩的睡覺了，你不作夢，更不做惡夢，你會第二天起來渾身特別舒坦。

如果你不是這樣，你躺在床上就想，我那房子分給兒子，還是分給姑娘？我還有多少存款我存在哪個銀行？怎麼保險？我說你保證作夢，還做惡夢，你可能盡跑銀行，這個銀不行，上那銀行，跑了一宿，第二天早上起來累不累？累。謝謝，謝謝。

問：這個佛友說，末學在道場工作，其他義工都很熱心，常常會提出善意的建議，但有時某甲說東，某乙說西，兩個方法其實都可行，末學應該如何落實恆順眾生，沒有自己的意見？感恩，末學愚鈍，敬請劉老師指點。

答：跳出我的這個小圈圈，別老想我這個意見對，你們那個不對，就不但要不把它說出來，起心動念都不要有。你說我為什麼每次我都講三不？不討論、不爭論、不辯論，我又加個不解釋。不信，你們真的試一試，你要在你的周圍生活當中，你遇到一些事情，你過去肯定是爭論、討論、辯論，弄得臉紅脖子粗，不亦樂乎。你如果用這個方式去解決，可能就很多矛盾都化解。仔細傾聽別人的意見，昨天我講學佛的同修們，佛弟子應該是個什麼樣子，我昨天講了幾條，其中有一條我就告訴大家，不管在什麼場合、什麼地點，當有人在講話的時候，咱們一定要認真的傾聽別人的談話，不要搶著非得要把自己的意見先表達出來。像你這上說「某甲說東，某乙說西，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。」既然是這樣按甲說也行，按甲說，乙別生氣；按乙說，甲也別生氣，這個事不就過去了嗎？比如說這杯水，我是倒一杯白水，還是倒一杯茶水？倒一杯白水我喝了也解渴，倒一杯茶水我喝了還解渴，它目的不就達到了嗎？你為什麼非得說這白水是白的，這茶水是黃的？必須得是白的，不能黃的；那個說必須黃的，不能白的。你幹嘛那麼教條？反正它白的、黃的都是水，我喝了都解渴就完了。這個問題用甲的方法也解決了，用乙的方法也解決了，用誰的都行，沒必要爭論這個事。恆順眾生，

實際你現在是自己不想恆順，你要是想恆順你一定能恆順。現在是我嘴上要恆順，我心裡不想恆順，你恆順我吧！我不想恆順你。你這怎麼能叫恆順？

問：我的老公和兒子他們總是說，念佛是迷信，妳說怎麼辦？

答：一，妳可以向妳老公和兒子，我不知道妳兒子多大，如果要是認字，妳可以向妳的老公和兒子推薦，看看老法師的《認識佛教》那本書，或者是妳自己看明白了，妳可以給他們講。再一個簡單方法，「認識佛教」那個光碟妳在家放，如果妳老公和兒子不反感、不反對，妳就在他們在家的時候，妳就放這個光碟，他的耳朵不想聽也聽進去。慢慢薰是不是？長時薰修，妳在家裡也來實行長時薰修，我今天聽、明天聽，老聽，不就把他薰過來了嗎？第二條，妳自己一定要給妳老公和妳兒子做個好樣子，他們看妳學佛真好，把家裡料理得乾乾淨淨，什麼事都有理有條，對他們也愈來愈和氣、愈來愈和藹，讓他們感到妳在變化。學佛前和學佛後的變化，他們會有感受的，他感受到了，他就不會說念佛是迷信。如果妳一天閉著眼睛，嘟嘟嘟嘟就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該做飯的時候我阿彌陀佛沒念完，該洗衣服的時候阿彌陀佛沒念完，妳老公和妳兒子說妳念佛是迷信，說得正確，沒錯，是不？看咱自己，妳自己做得不好，妳就讓人家要我怎說？我就告訴那些佛友，我說你要是做得不好，你可別到處宣傳說我信佛，丟人。人家說信佛就這德行，我可不信了。你不是把人家障到佛門之外嗎？你不是斷人家法身慧命了嗎？我說你要學的你覺得還差不多，咱也別老宣傳我信佛、我信佛。你信不信那樣子叫人家來評價，你要是不做得好，你千萬別宣傳。妳有沒有這種感受？

咱們在座的同修有沒有這感受？我就舉我例子，我那個時候就看我老伴不順眼。他本來神經不正常，後來他逐漸逐漸好了，我就

拿正常人去衡量他，我就好像有一把尺似的，我這把尺的標準我量你，你必須這個標準，達不到這個標準我就生氣，我就說話都沒好聲。一到那個時候，我老伴第一句話就說，「妳還信佛呢？」我當時不服氣，我就說「你別老拿信佛壓我，我不信了行不行？」真是，這話我都說過。然後逐漸逐漸的我明白了，是我錯了，我做得不對。因為你樣子不好，人家說你信佛還這樣，人家不是批評，是一種鞭策。所以後來我就想從我自己做起，我不要求他改變，我不要求我改變他，我改變我自己。一開始，心上改不了，挺難的，我嘴上改，他要做點什麼事，我本來沒看慣，我說老伴挺好、挺好，虛情假意。這個時候我說的是虛情假意，不是真心話，說了以後臉上帶著笑容，那是一種假笑。那天齊老菩薩我們在那笑的時候，研究多少種笑，我就問齊老菩薩，我說奸笑怎麼笑？她就給我比了一個臉形，那個樣嘴往哪邊歪，眼睛怎麼斜，那個笑就是奸笑。我一想當時我說這個話的時候，我那笑容肯定就這個樣，你說那種奸笑不是發自內心，那人家對方看了能舒服嗎？後來逐漸逐漸，要我說什麼事都有個過程，你要說立馬就改過來那是騙人，那是不說真話。後來我就逐漸逐漸改、逐漸逐漸改，到現在發自真心的了。

比如說我老伴他變化比較多，要求也比較多，比如吃飯，今天要上這個地方吃，明天要上那個地方吃。那好，我每天飯做好了，往上端的時候，我先請示，「老伴，今天你在哪吃飯？」他說「我在這吃。」好，我就把菜飯湯水都給你擺在這兒，待會兒妳坐那了，「拿醬。」拿醬，「對不起，老伴，我忘了給你拿醬了。」去把醬拿來擱這，妳剛坐下「蒜。」忘扒蒜，我趕快去把蒜扒了，「用不用切切？切碎不切碎？」他說切幾瓣，我就把它切幾瓣，咱就切幾瓣擱小碟端，「你看對不對？」「行。」待會兒「倒杯水。」就這樣，好，倒杯水。反正他的跟前是一大溜，你要啥我都給你準備

齊了；一開始心裡不是那麼太舒服的，這些太折騰我了。他總說我都快七十了，一開始我不服氣的時候，我說「你都快七十了，你老掛在嘴上，那我十八？」真的，我真那麼說的，我說那我十八？你說就我倆你一早上折騰我，嗲嗲嗲、嗲嗲嗲的。現在行了，這不也是考試嗎？多運動幾次活血，你轉念頭不就好，不生氣，你讓我端哪我端哪。第二天我說「在哪吃今天？」「我在這吃」，挪地方了。

睡覺都是，我們家三個屋，其中有一個屋是佛堂，有兩個屋是住的，都給我老伴管理。我是廳長，我擱家裡當官，廳裡有沙發，我睡沙發。我老伴上半夜擱這屋睡，下半夜搬那屋睡，所以你早晨起來疊被，你這屋疊了，保證你上那屋看你還得疊一份，就這樣似的。這個你不改變自己，你氣不氣？一天你說支使著你，都不讓你坐著，就是這樣。現在我習慣了，我怎麼習慣的？我改變我自己心態，一，老伴非正常之人，不能用正常人的標準去衡量他，這第一，這是我轉變心態的第一步。第二步阿彌陀佛給我派來特使，我不但要感謝阿彌陀佛，我得感謝這個特使。阿彌陀佛派來個特使來度你來了，來給你出考題，一下四十四年不間斷的出，你花錢出去雇人，誰能這麼堅持？四十四年天天給你出，一天不帶落的。有時候一天出好幾個考題，就這麼考才把我考進步了，要不這樣，就我那個擰脾氣改不過來。過去他們說妳是棱是棱，角是角，我現在我覺得我變得圓乎了，你怎說我都行行行、對對對、是是是，恆順。

咱不是講恆順嗎？恆順是不是？有好多日常生活當中的事，都是在助我們成佛，妳得這樣想。妳這樣想妳心態改變了，不管別人怎麼對待妳，妳心裡是感激之心、感恩之心。咱們別老掛在嘴上，我感恩你、感恩你，實際心裡是我恨你、我恨你，言行不一致那不行。然後你說了以後，你自己覺得心裡也不是那麼舒服的吧！妳如

果說的和妳心裡想的都是一致的，妳非常坦然，妳自己心情不一樣，咱們一步一步來別著急。所以說家裡人如果不學佛，妳是學佛的，妳千萬不要拿妳現在自己那個，你去要求人家對方，那不公平、也不合理，人家還反感，人家就反對妳學佛。我們有的佛友做得確實很到位，我有一個佛友，一個將近七十來歲的老太太，她的老伴從始至終是反對她學佛。這個老太太一磕頭，磕一個頭，老頭踹她屁股一腳，磕一個頭踹她一腳，後來她跟我說的時候真是痛哭流涕，「怎麼辦？我怎麼看上這樣一個老頭？」我說「妳得感謝人家督促妳，怕妳一個磕完了妳第二個不磕了，妳就接著往下磕吧。」她說「怎麼一到妳這，什麼事都變了。」

我們還有一個小佛友，她是修密宗的，修密宗不是磕大頭嗎？她磕大頭的時候，她那個老頭，人家也不太老，也不太年輕，四十多歲，我們這小佛友一磕大頭，她不得整個趴在地下嗎？人家她老頭坐她後背上。我這小佛友就跟我說「怎辦？劉姨。你看還不嚴肅，就穿個小三角褲頭，這屋走那屋，那屋走這屋，一看見我磕頭，就往我後背上坐。」我說妳這麼跟他說，妳說「劉姨說我每天磕頭，我請你來坐，我這後背就是阿彌陀佛的蓮花座，我希望你坐上蓮花座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成佛。妳這樣妳倆保證不打仗，他坐就坐！」我這小佛友挺瘦的，我說妳怕硌，妳把底下墊上，墊上大棉被，然後妳再磕，他往上一坐，妳也舒服，他也舒服。坐，咱們後背給他當蓮花座坐，有什麼不好的？所以我就覺得日常生活中有好多事，只要你念頭一轉，那個苦事就變成樂事。你看我一說你們都高興吧！

譬如說我老伴特別愛乾淨，他的毛巾最少不低於四條，反正那一趟勾勾好像是五個勾，那一趟毛巾全都是他的，哪個新，哪個乾淨都掛他那，都他的。所以我也習慣，我使那小破毛巾使了好幾年



。就上次我上蘇州去那次，我回到上海，在我學生那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晨我洗臉，我就把我那小破毛巾提了出來。我學生一看當時就說，「老師，妳這啥破毛巾，擦腳用這都不行，妳怎回事？妳哪窮到這分上。」給我買了一打毛巾，「老師，換毛巾。」我說「我換可以，我那小毛巾妳還給我，哪怕我回家擦腳！」人家唰就給我撇了，不要，她說「我要擱這掛著，妳走的時候，妳又提回去了，我讓妳看不著。」就把我那可愛的小毛巾給撇掉。我老伴人家要是洗臉啥的，用自己的毛巾；要是手髒了什麼的，用我的毛巾。我就那麼一條毛巾，有時候就黑不溜漆的，那天還有油乎乎的，我說「老伴，我這小毛巾上怎麼還有油？」這回可道歉了，「老伴，對不起，我拿它擦自行車了。」拿我的毛巾擦自行車，我說「那我就淘汰。」他說「淘汰，我要不給妳擦自行車妳還得用，換個新的吧。」就是這樣的，妳說妳是生氣，妳還是笑？沒關係，人家好心讓妳換個新的，用這種方法，那咱就換一個吧，我說「這個你就拿去擦你的自行車吧。」

擦澡巾，按道理咱們的習慣，擦澡巾就是擦澡巾，洗完了晾乾下次再用，人家擦澡巾擦完了以後，擱地下拿腳踩著就擦地。我說「老伴，怎麼擦澡巾踩到地上擦地？」他說「一水為淨，我擦完地，我把這洗出來。」實際你想想，擦完地以後怎麼洗也洗不出來，就是這樣。就這些事妳碰得著妳怎麼處理？妳碰不著當然就過去了。所以妳想想，咱們日常家家過日子，家庭人與人之間，他的想法不一樣，做法不一樣，習慣不一樣，習氣不一樣，妳都要求一般齊不可能。五個手指頭還不齊是不是？妳能說這個高，我把它剝下？說這個矮不行？不能像我那兩個寶貝學生，人家這手指頭都一般齊，人家是從小往下伸伸伸。你看咱們是不是中指長，這個手指頭短，都短一塊。後來我問，我說為什麼你這兩個都一般長？用伸的。

我說為什麼要把它伸一般長？掏東西的時候，上兜裡掏兜它不脫落。你要一長一短，你夾容易脫落；兩個手指一般長，掏兜好掏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特殊情況，人家一般齊了，咱們一般都不是一般齊。

問：末學對淨土、對西方極樂世界毫不懷疑，可是末學想做《弟子規》，卻總是做不到，在修學上也不精進。請問劉老師，我該怎麼做才能提得起精進修學的勇猛心？

答：活學活用，別學死了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現在《弟子規》我背不下來，我曾經看過，但是我就覺得，我現在是倒過來，我去對照，我六十六年來《弟子規》我做到多少條，我還有多少條沒做到，還有多少條做得不好然後你改，別把它學死了。你一天你改一樣就行，你一天改一樣。我告訴大家，現在有的佛友說，我想改我就是改不了，我就是扳不住。我教給大家一招，你最難改的那件事，比如說我們刁居士，就是這個嘴扳不住，我老伴給她起個外號，刁三炮，真是的。一開始小刁說「姊夫，你給我換個名，這名不好聽。」我老伴說「不能換，就這個名。」所以現在叫習慣，人家自己也喜歡，說我喜歡這名了。第一次沒上香港來之前，管她叫大炮，上香港回去以後就增加兩炮，變成三炮。人非常好，性格非常直爽，有啥說啥沒壞心眼，就是這放炮。真是，我老伴給她起這個挺貼切，所以現在她也喜歡這個名。我是從來不這麼叫，不禮貌，我老伴都管她叫三炮，她現在也順理成章，三炮也答應，就是這樣。你說人好不好？人好，但是就是這個嘴扳不住。她說「大姊，我就是兵鏘冒出去了，錯了，但是這炮已經放出去了，那怎麼辦？」我說「妳現在別的都全給我放下，妳就改妳這個。當遇到事的時候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念十句阿彌陀佛，不行再念十句阿彌陀佛，妳這個話就有一個緩衝的餘地，你就不兵鏘就放出去了。」

她現在逐漸在改，已經改了好多，但是有時候還改得不那麼徹底，還得繼續改。

這個事妳就把它放在第一位，主要問題我就現在改，其他妳那些毛病先放著，妳不用管它，妳就改妳這個管妳的嘴。每次我們出來以後，回去我們都坐在一起議論議論。那次我們上吉林回去以後自己告訴我，「大姊，我總結了，我上吉林犯了七個錯誤。」我說「妳七個錯誤怎數出來的？我怎不知道？我就知道一個還是兩個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」她自己一個一個說，有的也談不上什麼錯，就是需要注意，尤其是在外面一些場合。你看我們幾個在一起怎麼說都無所謂，我這人也沒啥架子，也沒想。我說「叫大姊都叫習慣了就叫大姊，小于就叫劉姨。」所以你看現在在這個場合，他們有時候也說老師，在家裡不這樣稱呼，叫我大姊，叫我劉姨。我說我不習慣，你別什麼老師，多虧我原來當過老師，你叫我老師還有點順溜。就像我當處長，人家打電話找劉處長，我接的電話，我說沒有劉處長。完了人家那面非常熟悉，「劉大姊，我們不就是找你嗎？」我說「你盡整景兒，你說你就找劉大姊就完了，還整個劉處長。」他說「妳看妳來我們接待妳，大姊長、大姊短的，現在是公事公辦，我們打電話就得稱呼職務，妳要不稱呼人家官銜，人家不願意。」我說「別人怎的我不知道，我沒官銜，你們也別稱我的官銜，我就是劉大姊。」就這樣似的，你看多輕鬆、多愉快！所以《弟子規》，你對照去是正確的，看看自己還有哪些方面做不到。

勇猛精進，老法師也說了，我也說過，你就把今天當作你生命的最後一天，你精不精進？你就想我今天晚上就要往生了，你這一天不念佛你幹啥？你還胡思亂想嗎？這個例子如果你接受不了。你在前面跑，後面一隻老虎追你，老虎就要吃你，你的速度快不快？你說我慢慢悠悠的，「老虎，我等著你，你來把我吃了吧。」不會

這樣的，你一定有多大的勁兒，你使多大的勁兒，這就是一個道理。你想回西方極樂世界，想見阿彌陀佛，你不勇猛精進你能回去嗎？你扭搭扭搭，沒等你扭到幾步。下面我就不說，不是說老虎把你吃了，還怎麼的，你們自己琢磨！

問：職業上遇到了瓶頸怎麼辦？

答：這頸就是脖子是不是？就是瓶到脖子那它窄了是不是這個意思？遇到了瓶頸怎麼辦？堅持，我不主張退縮。比如說你是公司老闆，我在這個公司打工，頭幾年非常輝煌，大家都挺樂呵，它不可能老輝煌，總有低潮、有高潮，來了低潮，尤其經濟不景氣低潮到了，這個時候怎麼辦？我是打工的我可以逃跑，好的詞叫跳槽，我可以跳槽。但是我不主張這麼辦，最起碼不仁義，不仁義，好的時候在這裡該享受的享受了，該你的待遇都給你了，然後現在有困難，你就要離開這個地方。反正我是不太贊成這麼做，我主張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現在不是沒餓著、沒凍著嗎？另外你假如說有些個瓶頸，是不是還包括一些不順心的事？為什麼現在不順心了？如果這個地方仍然是像前幾年那樣很發達，大家都很紅火，你可能就沒有這種想法了，還是從自心找起。

問：第二是，聽經、誦經打瞌睡多妄念，心神不定，頭瞢（méng，對，頭瞢，是拼音，因為我認識這個拼音，méng），如何降伏？

答：這也是一種業障，是一種業障，我現在誦經念佛也有妄念，只不過是我感覺到愈來愈少了。我曾經遇到這麼一件事，就是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這麼多年就那麼一次。按道理說，《無量壽經》已經讀得很熟了，不會有這種現象。那天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假如我把這部經分成三部分，讀第一部分的時候我磕巴，就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我心裡想，我也不磕巴，我怎麼讀經磕巴？就瞅這字磕，就

跟劉能，就那樣的磕巴，我也堅持磕巴，你磕巴我也讀。讀到中間這一部分的時候，就像水把這經書泡了，字全模糊了看不清楚。但是因為讀熟了，我這麼溜也能溜下，我還是讀，把這一部分也讀了。讀到第三部分，滿篇一個字不認識，你說這可能嗎？一個字我也不認識了，但是我就那麼順，我把這部經順完。我自己就想這怎麼回事？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，第二天我再讀經之前，我心裡就加了一個意念，要說心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，它起作用，我就加了一個意念，「外界對我無干擾。」我就加了這麼一句話，我再讀《無量壽經》，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現象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你自己的心念是特別重要的，一切法從心想生。老法師不是說嗎？你想病你就病，你想老你就老，你想死就死。可能因為我沒想死、沒想病、沒想老，我現在就健健康康、快快樂樂的活著，要不我十年前我都該走了。十年前人家都去給我送行，裝老衣服，啥都給我弄好了，就等著送我，一個一個哭哭啼啼的。就我傻呵呵的，看人家哭你們哭啥？當時就想不就是死嗎？死了對你們來說，你們說死了；對我來說，我回家了。就這麼簡單，所以我就活過來了。

問：這幾個問題，一個說您的一百零八遍大悲咒，一百零八本阿彌陀佛，二貓往生相距一百零八天，這三者有什麼內在聯繫？一百零八代表什麼？

答：是巧合吧，頭一回你問這個問題，我才想到這個問題，我原來從來沒想過。一百零八遍大悲咒，是我當時從醫院出院以後，因為人家醫生說，「老太太，妳的病我研究不明白了，妳又不能打針、又不能吃藥，妳說讓我們怎麼給妳治？」我說「教授，我不難為妳，我自己回家研究去吧。」就這樣我就從醫院出來，我就回家研究去了。為什麼我要回家研究？因為我這個病到現在為止，沒有研究出來是什麼病因、怎麼形成的，當然也就沒有治療的辦法。人

家教授說誰要研究出來，誰得諾貝爾獎金。我這貪心就現前，我說「我回去研究去吧，我研究明白了，我可得這諾貝爾獎金，我還不自己獨吞，我給你們來發諾貝爾獎金。」這是我出院的時候跟大夫們說的。人家大夫們都說，「老太太，妳怎麼這麼好的心態？」人家都告訴我了，妳隨時面臨死亡，就是這樣。回去以後不能上樓，不能下樓，不能上班，就地臥倒，你們當時那個時候要看著我，能把你們嚇跑老遠，特嚇人，沒個人樣。

然後我一個老大姊給我送《大悲咒》，告訴我「素雲，妳念大悲咒吧。」我說「大悲咒管啥？」她說「妳也別問管啥了，妳當消磨時間，妳就念吧！」我就念，一百零八遍大悲咒就是這麼來的，我每天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，念了大約半年多。一百零八本阿彌陀佛，是我用原稿紙的本，一本一本的寫阿彌陀佛，寫了一百零八本。為什麼寫這個？又為什麼寫了一百零八本？我不知道，你現在問我，我沒答案。我上次來的時候，我給師父帶來了第一本，我說「師父，我也不知道為啥寫。」我就把一百零八本的阿彌陀佛的第一本，我給師父帶來了。二貓往生確實是相距一百零八天，黑黑、虎虎，我剛才說我開會，牠們吃貓糧那兩位。虎虎是二〇〇四年的四月初八那天往生的，沒有病。在牠往生之前，我坐在那就寫這一百零八本阿彌陀佛那個時候，我就寫阿彌陀佛，兩隻貓一個在我懷裡，一個在一個椅子上。後來牠們兩個就下去，小貓牠是互相玩，瘋、咬、吱哇亂叫，我還說你倆怎麼又打仗了？好好玩，就是這樣的。

等我寫完的時候是下午四點，我就到廚房去做飯，我做飯的過程當中，五點鐘我老伴修自行車回來，一開門就說，「虎虎，你怎麼在那躺著？」就在佛堂門和書房門中間一個小牆垛，就在這個地方躺著，頭衝佛堂，尾衝書房，在那躺著。我一看，我說地下涼快

，就這樣也沒注意，我們倆在茶几上吃飯的時候，牠就離茶几很近。我說「虎虎，睡過站了，該起來吃飯了。」牠也沒動，我也沒想牠已經走了。吃完飯我去刷碗，刷完碗我一邊擦著手，我一邊往回走，我說「虎虎，你今天怎麼睡這麼長時間？」到跟前一看，人家已經走了。我四點鐘寫阿彌陀佛的時候，兩人還在瘋，你看五點鐘我老伴回來，發現牠在那躺著的，我們吃完飯收拾完也就五點半，完了才發現已經往生了，特別奇妙。因為牠要有病，牠就走了，那很好理解，牠病死了，沒有病，這是虎虎。

純白色的那個叫黑黑，黑黑，這虎虎走了，我估計也是找伴，每天都到各處去找一找，然後找不著，我得抱牠坐在我懷裡，瞅著我喵。我就告訴牠，我說「黑黑，虎虎上阿彌陀佛那去了，你要是想找虎虎，你也念阿彌陀佛，好好聽經，你也去找阿彌陀佛吧，將來我也去，咱們都到那集合。」後來這黑黑就不吃飯，牠是四十天，四十天不是四天，沒吃飯、沒喝水、沒大便，三天、兩天小便一次，小便都是紅色的，非常瘦瘦得走著直打晃。但是牠特別乾淨，既不在床上，也不在床下，牠到衛生間，坐便的後面有一個小空，牠就上那空去躺著。不太換地方，你給牠挪了，牠就回去，挪了就回去。後來我給牠把被疊好，毛巾被疊好，我給牠鋪在那兒，我說「你實在要在這，你就在被上」，就在被上。黑黑走和虎虎走相差一百零八天。所以我說咱這佛友真是挺仔細的，把這三個一百零八發現了，我真是沒聯繫過。你說這三者有什麼內在聯繫，我真說不出來，這一百零八代表什麼，我也說不出來，這是我不知道的我不能胡說。

就這兩隻貓走了以後，有一首偈子是這麼說的，「黑黑非黑黑」，就是黑黑，非常那個非，非黑黑，那就是黑黑不是黑黑，我就這麼理解，「虎虎非虎虎，示現畜生體，卻是再來人」。所以我就

想黑黑、虎虎，也是阿彌陀佛派來的特使來度我的，來讓我放下情執。因為我特別喜歡貓，不是一般的喜歡。我家在農村住的時候，我家養了十隻貓，一隻也捨不得往外送。人家說老劉家要拉貓車了，真是這樣的。然後因為我爸爸媽媽、我姊姊，我們都喜歡貓，我們家的貓都慣到什麼程度？貓抓老鼠，每天早晨我爸爸起來的時候，我爸爸那被窩有老鼠，就是貓咪把老鼠抓回來，都放在我爸的被窩裡，就這樣似的。所以我們家所有的小動物，在我家都是成員。我家現在沒有貓咪，從牠倆往生以後，我就下決心什麼都不養了，走了以後我太難過，好多天我過不來勁兒，我就跟我老伴商量不養了。

結果又來緣了，又有一隻小狗，夫妻倆整個小布兜裝著，黏著我老伴送，就得給你家。我老伴說我們不養了。不養也不行，一直跟著我家大鐵門外，我老伴說不好意思，就把那小狗拎回來了。我們給牠起個名兒叫劉悠悠，凡是動物到我家，跟我家一個姓，因為我姓劉，我老伴也姓劉，沒矛盾，所以我家小動物也都姓劉，叫劉悠悠。後來我跟我老伴開玩笑，我說「老伴，你一輩子想當官沒當上，挺遺憾的，我給你封個官。」他說「妳給我封個啥官？」我說「董事長，不聽說董事長大嗎？你董事長。」他說「那妳呢？」我說「我比你低，我總經理。」我也不知道我安的對不對，到底誰大誰小我也不知道。我說「你董事長，我是總經理。」他說「那悠悠呢？」我說「悠悠祕書。」所以我家現在三口人，就是一個董事長，一個總經理，一個祕書。然後劉悠悠的名兒就增加了，劉悠祕，你得給人職務帶上，劉悠祕，所以現在一喊劉悠祕可靈了。然後又發現牠愛吃柿子，生柿子，哪有狗愛吃柿子的？又增加了日本名，劉悠祕柿子，日本名不都帶子的嗎？我家這劉悠悠也帶子。後來還吃土豆、窩窩，我說不能再加，那名太長了，就劉悠祕吧。所以現



在簡稱劉悠祕，長一點就劉悠祕柿子，特別可愛，真是很有靈性，包括小于上我家都喜歡。我這次來沒給大家帶照片，她給我家悠祕整了一本影集，專集，特別好玩。牠是什麼？蝶犬，就兩隻小耳朵，毛長長的。現在天熱了，我天天給牠編小辮子，我說熱天，咱得梳兩小辮子。就這樣似的，可好玩、可好玩了。

問：請問老師，深圳的蚊子很多，點蚊香可不可以？

答：點蚊香，我看你不殺死牠還行吧，但是如果不點那不是更好嗎？我的態度就是，牠來找你有緣，牠餓了供養牠就完了。這兩天我和刁我倆住那個房間有蚊子，嗡嗡嗡，那天咬她，她說「大姊，這蚊子為啥咬我？」意思就是為啥咬我沒咬妳？我說「妳有人味，妳有人味，所以蚊子喜歡妳，人家就咬妳。咬妳，那態度好供養一頓，一頓不行兩頓。說咱們在這住幾天，天天供養，讓牠吃飽飽的別餓著。

問：第二是世間出家人（括號西藏），凡是稱上師的是不是肯定成就人？

答：我不知道，因為我沒成就，我不知道人家成不成就，尤其是出家師父不能瞎說。

問：第三，受了菩薩戒，現在知道很嚴格，想捨掉又捨不得，自知自己的缺點錯誤很多，如果努力改正，可以嗎？

答：你這個態度太好了，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對，有些不到，改正不就好了嗎？按菩薩戒的戒條是多少，是哪條我不知道，你受戒一定要守戒這點是要做到，一定要守戒，努力去做。

問：觀世音菩薩的樣子，眾生可不可以變的？

答：我不知道，你看到哪個眾生變觀世音的樣子了嗎？我沒看著過，我不知道。就看過電視，就是《西遊記》裡的觀世音菩薩，他不是可以變各種各樣的相嗎？來度這個猴王，現實當中觀世音菩

薩的樣子眾生可不可以變？我真不知道，因為我沒見過。你要是見過了，交換完了，你可以跟我說說，你見的觀世音菩薩什麼樣子。

問：請問最後一念念觀世音菩薩可以往生嗎？因為末學有時念佛，頭就發脹，但末學真的也想往生，請老師指示。

答：念觀世音菩薩可以往生，就是你念觀世音菩薩聖號，然後你迴向你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可以。如果你念阿彌陀佛聖號，可以迴向，也可以不迴向，念佛法門是不迴向法門。有的人惦著，說我不迴向我心裡覺得好像是個事，那你為了保險，為了讓你的心安你就迴向。這個說沒說明白，念阿彌陀佛可迴向，可不迴向；念觀音菩薩你要迴向，迴向西方極樂世界。

問：請問嚴重的失眠應怎麼治？

答：想事太多了吧，我不知道對不對？現在失眠的很多，你是因為什麼問題失眠，你就那樣想，我都要去作佛了，我有什麼想不通的？頭兩天我跟刁居士我倆一屋睡，她告訴我，「大姊，妳昨天晚上是辦案子，還是幹啥？」我說「我哪知道，我睡覺了！」她說「反正妳拍大腿來著，妳還說人家都要死了，你幹嘛還這麼折騰人？」我也不知道我跟誰說的，我不知道，我睡得挺香。所以我一想這不行，我影響小刁睡覺，你說我連喊帶拍的那哪行？所以第二天晚上睡覺之前，我就想今天晚上啥事也不做，啥也不想，好好睡覺，別影響小刁。第二天早上起來問，我說「刁，昨天晚上我說啥沒有？」「沒有。」好使，我就起這個念頭，我別影響她睡覺，我就沒想。小刁問我，「大姊，你幹啥？」我說「我不知道。」我真是的，因為我很少作夢，我更不做惡夢，我偶爾的作夢，醒了以後我就忘了，我記不住。我就是夢見宣化上人師父我記住，我夢見老法師我記住，別的夢我啥也記不著，真是這樣的。你失眠念阿彌陀佛，一開始可能是不太好使，你念不下去，我估計你心亂，因為失眠

那個滋味很難受。但是你要是堅持念，肯定會有效果的。

我記得老法師舉了那麼個例子，你說你還有那個嚴重嗎？說美國有那個鬼屋，一個咱們居士就租到那鬼屋裡去了，每天晚上那個鬼就來了，青面獠牙的，披頭散髮，特別嚇人，還散發著臭味。然後咱們這個居士非常有定力，不驚慌、不失措、不害怕，一看見這鬼出現了，就是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一直念阿彌陀佛。一念阿彌陀佛，鬼就後退，和她保持一段距離；她要不念，這鬼就向前，就靠近她；再念阿彌陀佛，他又後退，所以這個居士就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。因為這鬼他是十二點鐘到，後半夜基本她就不睡覺，她就念阿彌陀佛，這鬼就一直也靠近不了。念了三年，老居士往生了，成佛了。你說這鬼是好鬼、還是壞鬼？度這個老居士成就了。你說你的失眠比那個鬼還嚴重嗎？比老居士念阿彌陀佛念成就了，你失眠的時候不是沒有覺嗎？也是一件好事，你別想我失眠，我挺難受，你別想。我沒失眠，我就是要念阿彌陀佛，我精精神神的我站著念、坐著念，我走著念，我就念阿彌陀佛，你連著念十天，你試試。或者是你像我，我告訴你這招，出去繞佛，我不知道香港哪裡有公園就可以。你繞佛速度快點，就這個速度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你每天早晨繞一萬米，你繞十天以後你晚上肯定睡覺。我是每天早晨繞一萬米特別舒服！微微出汗，就把病氣、毒氣統統排出來了，把怨氣都排掉了，所以你就舒服你就能睡覺了。

問：這個問題是問我，我是怎麼迴向的？

答：這個事佛友們也曾經在一起議論過，每個人迴向都不一樣。我迴向非常簡單很概括，我每天早晨讀完經，拜完佛磕完頭，我就這麼迴向：「願將我念佛禮佛的功德，迴向給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苦難眾生，願一切眾生早聞佛法，早證菩提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

永脫六道輪迴之苦，願世界和平，眾生安樂。」這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那八句話，「願以此功德」那八句話，我就這麼迴向，很簡單。有的佛友可能迴向長一些，冤親債主、家親眷屬都迴向上。我沒那麼迴向，我就想虛空法界一切眾生都代表，都包括在內。

問：有一事請教，自己是一心求生極樂世界，可是迫切出離的心發不出來。

答：為什麼發不出來？還是放不下，放不下什麼？很多人放不下的還是財產。這個問題在我周圍的佛友普遍存在，就特別是生活條件比較好的，比較富有的，放不下，他那種出離心不容易發出來。捨不得，各方面條件都那麼優越吧？住復式樓、住別墅有高級車等等，要啥有啥，啥也不缺，所以出離心難發；窮苦的可能相對來講，還倒容易一些。再一個就是親情放不下，我覺得親情是所有要放下內裡最難放的一個。過去我認為我放下了，後來遇到實際情況，我一檢驗才知道我親情沒有放下。所以現在我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放親情，一部分放下，還有一部分沒放下。那天齊老菩薩說我一句，「把這點頭髮也捨了吧！」機緣成熟了該捨就捨。

問：有一事請教，自己對於發大願、發大菩提心，是用真心還是妄心分辨不清楚，不很明確。請問怎樣做到真正發大願，而不是妄心？

答：那妄心還能叫願嗎？還能當願發出來嗎？發願都得是真心。比如說我發願今生就要成就，我就要求生淨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就要做阿彌陀佛的好學生，這是我發自內心的大願。我過去不知道啥叫發願，後來就是有一天有幾句話，我是在哪看見，我一看特別喜歡。我家有一個立著小台曆式的，好像是二〇〇二年還是二〇〇幾年的，上面的圖都是小和尚，然後有善、有隨緣、有放下就這樣的，我挺喜歡的。然後下面不都是日期嗎？過時了就作廢了，

我就把下面用小紙條給它糊上，然後把我最喜歡的話我就寫上，這樣你看這台曆不就廢物利用了嗎？有幾句話，有佛友來說「你真發願了。」我說「哪個是願？」人家告訴我，「你這個就是願。」就是「求生淨土往生極樂世界，倒駕慈航，重返娑婆，救度眾生，離苦得樂」。好像就這麼幾句話，他說這就是願。我說這就是願，我才知道什麼叫發願。因為我人比較真實，我說的話要算數，那個信字為什麼是單立人加個言字？就是人說話。人說話下一句是什麼？你說話得算數，你不能說話不算數。所以凡是我說到的，我都努力去做，我不會說我說完了就拉倒，沒事了，那不行。我告訴大家發願一定要落實，不能發空願。有的人天天發願，我说不這樣，你不要天天發願你做不到，你發十天以後，你能記住一願就不錯了，把那九願你都忘了。咱還是發一條落實一條，發一條落實一條，做不到的不說瞎話。

問：愛人喜歡釣魚我怎麼勸他？

答：妳給他講故事，我給妳先講故事，把妳教會，妳回去再給妳愛人講故事，講釣魚的故事。有一張往生的光碟，是一個老太太，這老太太可能將近九十歲了，整個往生的過程記錄下來，就是沒往生之前就開始給她拍。她當時躺在床上是什麼動作？就是嘴這麼一張一合、一張一合。然後她的親屬們就想這是怎麼回事？別的都很好，後來有明白人給他點化，說老太太喜歡吃什麼？他們說老太太不吃肉，就喜歡吃魚，就是喜歡吃魚。所以這魚，妳想想甩著魚鉤釣魚的時候，一般都是釣著嘴腮這兒，就這個地方是不是？所以老人家一生喜歡吃魚，最後她臨走的時候，這魚就是她往生的障礙，她就走不了。後來這個問題真是碰見善知識，把問題看明白，然後家人就大批的給她放魚，這個光碟上都有，大批的給她放魚。放完了以後老人馬上嘴就不這麼一張一合，就非常安詳的往生了，然

後火化以後，化出了好多舍利子，五色的舍利子，還有那個像海裡花似的，特別漂亮，老太太。妳就給他講這個故事，就說你傷害了誰，到你走那天，甚至你沒走之前人家找上你，你不就有病嗎？人病是怎得的？你傷害了人，人家找你，人家就給你弄點病，你就遭點罪，你死的時候我就障礙你。

比如說最近的例子，就是刁居士的老伴，不是往生了嗎？特別好，我給大家舉往生的例子了。她老伴走的時候，走之前他就跟我說，他說「大姊，我對不起眾生，我殺過生，我害過命，我要給他們道歉，我要懺悔。」他原來是部隊的，就是空軍飛機場的地勤，搞那個的。那個地方就有很多蛇，因為當時他參軍的時候年輕，所以一幫小伙子可能也不懂，就抓這個蛇，打死過蛇，給燒吃了還是怎麼的，反正傷害過這蛇。後來這蛇就通過他自己說話，人家就說我跟你十五年，我就來找你算帳來了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後來他走的時候，頭一天晚上小刁沒在那，頭一天晚上十二點鐘左右，他就開始不舒服，這胳膊、腿都不老實，抓心撓肝的。我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，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但是真是佛菩薩指點，我當時就給他一頓，就按照咱們現在的話說，開示，實際我就是跟他嘮嗑。我就跟他說，「老齊，你已經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手動腳跑幹啥？你怎麼不念佛？你不念佛，阿彌陀佛能來接你嗎？」第一段。

第二段我就跟他的冤親債主說，我說「我看不見你們，但是我知道你們就在他的身邊，他現在要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們應該助他一臂之力。這個機緣有多麼好、多麼難得，他成就了，你們也就成就了。你不要障礙他，你障礙他，你們就造業，你們要上三途的。你們如果相信我，我今生一定修行成佛，我成佛以後，不管你們在哪一道，我度你們各個成佛，我現在要求你們，請你們離開他的身邊，讓他安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」兩分鐘，一瞬間全走了，

一個也不障礙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九點多鐘走，特別消停。而且很奇妙，就是當時陽光從窗戶照進來，他在床上躺著，全身是金黃色的。而且身上就有無數個就像亮晶晶的小星星，一閃一閃一閃的，這個我也是頭一回看到。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我去問小刁，我說「小刁，老齊身上怎麼發黃了？」她隨口就說了一句：「佛給鍍的金身。」沒通過大腦，脫口就說出來了。你說那時候的事，我們現在回過頭來想，就覺得簡直是不可思議，真是這樣的。你說我倆就七天緣分，原來不認識，七天把他送往生了，可能就是這個因緣。後來有些細節，我就不跟大家說了，我倆是什麼因緣告訴我了，我知道。所以小刁今天早上說，「大姊，小刁說妳跟我劉姨這個緣分多好。」我說「是老齊給我倆結的緣，沒有他家老齊往生，我倆就是見過面，雖然都在哈爾濱住，只是見過面，不熟悉。」

問：為什麼學佛總提不起信心？一會兒好像有，一會兒好像又沒有了。

答：你說的是信心一會兒有，一會兒沒有了，聽經間斷了。我這十年的經驗，就是說我不間斷的聽經。我曾經說過，三天不聽經，你就懈鬆了；天天聽，天天聽，就提溜著你，你就懈鬆不了，所以一定要不間斷。首先你得堅信西方極樂世界，你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信心你首先得有。然後每天聽經、每天聽經，哪怕你一天實在是沒時間，能不能聽一個小時、兩個小時？反正因為我畢竟是退休了在家，條件也比較充足一點，如果沒有佛友找我，我每天大約聽八到十個小時。

問：這個佛友寫的是她剛接觸到佛法，有很多夢中的感應，怕耽誤大家時間，如果可以用夢幻泡影別執著，就不用念了，您就回答我最後幾個問題。

答：這上一共有十一個問題，前面基本都是她的各種各樣的感

應，這個我就不給大家讀了。這位同修我不知道您現在在不在現場，如果在現場，妳告訴我，妳希望我從第幾個問題開始回答妳？因為十一個問題，妳前面說妳就回答我最後幾個問題。哪位佛友？好好，妳想讓我回答哪幾個問題？隨便，實際我看了妳這十一個，基本都是妳遇到的各種各樣的感應。這種感應對我們學佛人來說，到一定程度，有的甚至是沒學的人，可能都有些感應，因為這些事我都經歷過了，所以我知道是怎麼回事。比如說我跟大家說，不是說就像咱們看這眼鏡盒，它就是一個清清楚楚眼鏡盒，不是這樣的。妳說我是睜著眼睛、還是閉著眼睛？我也說不清楚，就是那時候我跟有些佛友說，我說這是什麼意思？我不知道。就好像是好大的一個無底的深坑，但是這個大的深坑上面，好像有一種什麼膜，什麼覆蓋著，它不是整個坑就顯現出來的。然後這個坑的周圍是一些小坑，一個一個一個那小坑，上面也好像覆蓋著一個什麼東西。然後不知什麼時候，這個小坑一下子就完全顯露出來，那膜也沒了，就突顯出來了，待一會兒又一個、又一個。但是中間這個大的坑，一直是這麼覆蓋著。

我後來就想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不太理解。後來我想了這是不是在說，中間這個大的就是一個大難，周圍那些小的就是小難？現在這小坑一個一個的塌陷去了，出現了，小坑塌的最後結果，可能就導致這大坑也塌下去了。我不知道我理解對不對？這是我的理解，不是誰告訴我的。這樣的場景有時候也出現，但是我就是啥？我心粗，過去就過去了，我不把它掛在心上，我也不琢磨它，也不研究它。現在好多現象，實際都是在預示著一種什麼？我們現在大家心裡都明白，都明白是怎麼回事。但是有些話妳又不能說得太明確、太明顯，畢竟咱們社會是比較複雜的，信各種宗教的，或者不信的，人各有各的觀點，把咱們所看到的、所想到的一些事情都說出



來，有些時候不起正面作用，可能還起負面作用。所以有些話不能說，也不好說，點到為止，能聽明白的妳就聽明白了，沒聽明白的慢慢悟，就得是這樣。可能有些事今天我點化大家了，大家沒聽懂，或者有的說不能吧，能有這事嗎？明天發生了，真是這樣，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。可能今天說你沒信，你沒在意；明天發生，你信了，你就得這樣。

要不說人不如鬼，現在鬼道眾生他是經歷了那麼多苦難，他一心要求出離，他那個出離心比咱們人強烈得多得多。咱們人還迷，而且迷得很深。所以說學佛學不出來智慧，你可能學聰明，學聰明有時候起副作用，就是世智辯聰，它障礙你學佛。為什麼說有的老阿公老阿婆一個大字不識，你告訴他念阿彌陀佛，他就念阿彌陀佛，他就成就了，兩頭的好度，中間的難度。就是說中間是大部分的，所以大部分的就屬於一瓶子不滿，半瓶子晃蕩。你說他真明白嗎？沒明白透徹；你說他不明白嗎？多少還明白點，你要說他，他可能還不服，就是這樣。因為這我也經歷，過去別人說我不服氣，我沒看著，我得親眼所見才能是事實。所以這些個問題，對於我們佛友來說，是一個磨鍊，也是一個考驗。過去不是有個詞嗎？叫歷事鍊心，你不經過一些事情，你可能認識不到一些問題，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層次提高不了，你經過了，你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比如說我剛才說我家兩個貓咪往生，有些細節我都沒跟大家說，因為我怕大家不理解，或者是面對鏡頭，光碟出去以後，人家說這劉素雲在搞什麼，是不是在宣傳迷信？真是這樣的，我不敢說得太仔細。就是說眾生都給我們在做榜樣，我真是兩個貓咪往生以後，對我是一種鞭策。我就那樣想，兩隻小貓咪牠都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難道連貓都不如嗎？我那麼喜歡牠們，我一定得好好念佛，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去和牠們大團圓，就是這樣的。因為虎虎往生

的時候示現了一個相，那個相是什麼樣？是一個出家人的相，胖胖的、圓圓的臉，臉蛋是紅的，眉毛特別黑、特別濃，然後坐在蓮花座上，是這個手勢（彌陀印），裡面穿著黃色的海青服，外面披著紅色的袈裟。當時是我姊姊看見這個相的，我姊我倆是通電話，我告訴我姊姊，我說「虎虎往生了。」我姊和虎虎關係特別好，我想她一定得哭，但是老太太沒哭，那面說真好、真好、真好。我還納悶妳老太太怎沒哭，還說真好？我說「姊，怎麼個真好？」我姊就說「小雲，在妳說的過程當中，這個相就給我顯現出來了。」

我說「姊，那妳快點問問牠，啥話沒說就走了，有沒有什麼話要囑咐我們的？」這是我姊我倆通電話，然後我姊那面就說，「就告訴了一句話。」我說「什麼話？」我姊說「祝妳們早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。」這就是我第一隻小貓咪走了以後告訴我的。第二隻貓咪黑黑走了以後也是現相了，現的是一個什麼相？我姊跟我學是一個臉瘦瘦的，一看就非常清淨，乾淨利索的一個，我姊說「我不知道是在家人，還是出家人。」我姊說穿著一個什麼樣的衣服？就是一個灰色的長袍，長衣服，大襟往一面撇撇著那樣的，也是盤腿坐著，但是沒有披袈裟。我姊說「我不知道這位是出家人、還是在家人，但是相特別清楚。」這個相出現了以後，就我剛才跟大家說那四句話，「黑黑非黑黑，虎虎非虎虎，示現畜生體，卻是再來人」。你說這個事怎麼樣來驗證？我說只有我將來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能驗證，我現在只能把當時的實際情況，如實告訴大家，如果大家感覺很好，就供養給大家分享。

現在我家的劉悠祕，每天我跟牠嘮嗑，全是嘮這方面的嗑，我去拜佛的時候牠就過去，我有個拜墩，我在那拜墩上拜的時候，我得有站起來的時候，我一站起來的時候人家就跑拜墩上，牠趴那兒。我說悠祕，你給不給我點地方？人家小眼睛還翻了翻，小黑眼睛

白眼珠，還給你翻了翻，那小樣可可愛了，人也不動牠。我說好好好，我讓給你，你在這個拜墩上，我就地拜。所以現在有時候就是拜墩讓給劉悠祕，我在地下就地拜，我倆是和平談判。和諧，我得我跟劉悠祕也和諧，哪有領導不和祕書和諧的。非常有意思，因此我覺得學佛，真是你要是學好、學對了，是非常快樂的一件事情，過去那些痛苦的事情一轉換，全都會變成快樂事情了，煩惱就變成菩提了，真是這樣的。我現在感受到了以後，我恨不能讓大家都體會到，都能得到這種法喜，充滿信心，好好念佛。

現在咱們要落實六和敬，建立六和敬僧團。老法師說全世界六十億人口，有八千人能夠發真心、發大心落實六和敬，有六和敬僧團，世界就太平。你想六十億人口，難道八千人就找不出來？我們在座的能不能發心，我們就做那八千之中的一員？（能）好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。老法師都八十四歲高齡了，現在還是全世界到處奔波，為了什麼？不就是為了救度眾生嗎？那一分苦心，我們應該理解，不要再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這次來香港，每天晚上老法師講完經以後，都有一段開示，有時候時間長一點，有時候時間短一點。我記得我上次第一次來香港的時候，好像七天大概老法師有一次開示，我就想為什麼老法師這次是天天給大家開示？大家應該理解他深刻的含義。那天是婷嫵、還是劉總說了一句，就是老法師這次在台灣，你們注意沒注意？在給我們大家鞠躬的時候，是九十度的鞠躬禮，速度非常緩慢，什麼意思？那個言外之意，就說你們快點覺悟吧，快點覺醒吧，真是那個話還用再說得明白嗎？現在真是非常複雜，我是有親身體會的，我為什麼說我這次來香港之前，人家在電話裡把我一頓訓斥？好，阿彌陀佛，還提醒提醒你，訓斥就訓斥，你改不改變？你堅不堅定？人家一訓斥你就跟人家跑了，不可能。我現在這點我能做到，誰說啥也不好使了，整不動我，我就

定著。我就是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我成佛以後，過去我說倒駕慈航，重返娑婆；我現在說虛空法界都是我的家，哪方眾生需要我我就到哪方去，這就是我的使命和任務。今天上午、下午四個小時，我也不知道傻老太太在這都說些啥，說對了供大家參考，說不對了別生煩惱。謝謝各位，阿彌陀佛。